

阅读荷马：西方古典与中国

陈戎女

摘要：阅读荷马，与我们如何理解西方古典学有关。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终于意识到现代性话语并非我们学习西方的唯一话语，反思现代性，应该从了解广博深远的古典传统开始。西方古典学在西方的衰落和衰落叙述，不足以成为我们漠视古典传统的理据。荷马史诗丰富、涵容且完整，是孕育西方文明的“父亲”，而任何一种解读都没有排他性地穷尽荷马史诗本身。只有反复阅读史诗本身，才能走进源头，并辨识形形色色的解读的倾向性。

关键词：荷马史诗 西方古典学 衰落

晚近二十多年，西方的古典学研究处于下滑和衰落之势。对此颓势，一些古典学者（玛丽·比尔德）提出，古典学一直处在衰落的叙述之中，却从未真正的衰竭，因为古典学总是在衰落，哪怕我们以为复兴古典的“文艺复兴时期”，他们也不过是尽力在使古代世界脆弱易逝的古籍和痕迹免于湮灭而已。而未来一百年之后，人们依旧会哀悼古典学的衰落，甚至可能视我们这个时代是古典研究的黄金时代。

西方古典学的衰落也许是一个事实，也许是一种“衰落叙述”的主题，这一现象揭示出我们应该在一个从古至今的长线上理解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困境。这背后的问题，是古典学在现代，该怎么办？西方古典学的发展已经积累很多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如果不走极端的话，古典作品和现代学问之间、旧传统和新理论之间，仍可以和平共处。比如，20世纪初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荷马诗句的构成》（*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一书用开拓性的——或几乎是对传统荷马研

究颠覆性的、毁灭性的——口头程式理论回答了“荷马问题”，然而，荷马的古典语文学传统研究并未中断，仍在赓续。人们从古至今或倾听或阅读的荷马史诗文本至今也还是好端端的，毫发无损。那么对古典学衰落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就是今人仍在继续阅读和研究古典作品，仍在与古典作品、与古典研究对话。

学习西方古典学的现代中国人，除了古今问题，还有中西问题。中国人在晚清民初引入西学时，更热心引进现代西学。以文学为例，启蒙后的现代西方文学被大量引进以疗救贫弱的国家，现实主义文学、革命文学成为主流。古典文学离现实诉求太远，所以是非主流。当时真正接触到西方古典学问并有心将其引入到中国的人，凤毛麟角，只有罗念生、周作人等二三素心人。而中国学界意识到现代性问题，有规模地引进西方古典学是晚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我们终于意识到，现代性话语并非我们学习西方的唯一话语，反思现代性，应该从了解广博深远的古典传统开始。而巧合的是，西方古典学的衰落，时间上恰恰与中国晚近这一波大力引入古典学基本同时，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不期然形成了一种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的局面。然而，这并不足以成为不理睬甚至贬低古典学传统的理据。有识之士提醒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去关注西方古典学，否则就是跟在西方身后亦步亦趋的影子。而培养问题意识的前提，是要真正走进去，阅读古典学文本。

回到荷马。

荷马是孕育西方文明的“父亲”，阅读荷马史诗，是一一次次理解西方文明源头的努力。我说一次次，是因为仅读一次，理解不了如此复杂的作品，进入源头更无从谈起。

荷马史诗丰富、涵容且整全，对如此古典作品，理解和阐释的路向何其多矣，每一种阐释，都是走近荷马的一种尝试。是否有最佳的阐释路向，闻此道则无需旁涉其他？据我的粗浅理解，荷马史诗几乎可以涵容任何一种阐释视角，这是文学经典的标志：从古典语文学的、

寓意解经的、(政治)哲学的、思想史的、历史考据的,到心理分析的、原型神话批评的、科学实证的、女性主义的、后殖民的,荷马不拒绝任何一种古今的视角,但没有任何一种阐释具有唯一排他的正确性。当然,阅读古典作品的目的是理解古典智慧,维护古典心性,而进入古典的路径却千殊万类,乃至千回百转才到中途,目的地仍遥遥在望。欲速则不达,且法无定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最为关切的是城邦共同体中的人如何美好且正义地生活,色诺芬最为关注哪一种政体是最为持久、不易崩塌的贤良政体,经历若干世纪而成的荷马史诗却难以用一种绝对正确的理论涵盖和统领,包括柏拉图对荷马的批评。故而,独具慧眼的古罗马批评家朗吉努斯曾说,柏拉图的全部哲学生涯就是与荷马无休止的争斗。读荷马史诗,你可以像伯纳德特那样通过柏拉图之眼、政治哲学地读出奥德修斯曾在基尔克岛上提前见识过一个猪猡城邦,你可以道德化地读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倡一种勇武争胜的战争美德,而所有这些解读,都没有穷尽荷马史诗本身。荷马史诗可以是宗教,可以是政治,可以是伦理,可以是军事,可以是教育(诗教),但是,它们到底本身就是涵容了这一切的史诗文学(epos)。

神明的世界,是荷马史诗最为明显也是颇难理解的背景和前景。这种困难,既源于荷马对错综复杂的希腊神话的独特理解,也与现代逻各斯/理性世界对古代迷索斯/神话世界的误解有关。用基托朴素的语言来说,神明的背景是某种视角,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意义上,不再把人的个别活动视为孤独的、偶然的、独一无二的事件,而是置入宇宙秩序或哲学框架中,史诗的神圣背景最终意味着个别的活动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神明,直接对应的是人。正如超验世界往往呼应的是经验世界,没有人也就无所谓神。神样的人(英雄),和像人的神,是希腊人对神人关系认识的一体两面。

荷马史诗中最擅技艺的神,当然非工匠神和火神赫菲斯托斯莫属。杨风岸的《太人性的神:荷马史诗中的赫菲斯托斯》细致而别具匠心地呈现了赫菲斯托斯作为神的尴尬之处,他的不完美出身、明显的身

体缺陷、需动手制作的匠神神职与其他高高在上的奥林波斯神大异其趣，一个有缺陷、不完满的神反而成为带有人性维度的神。而像人的神，作为神人关系的一种反向思维，最切实地落实在这位跛脚神身上。此外，这是一位靠作品说话的神，他的技艺超凡，由他精心制作完成的作品，屡屡在诗中出现（如阿基里斯的盾牌），成为可以与诗作本身相互呼应的创作，这当中何尝不是蕴含了荷马朴素的诗学观念：诗的制作（poesis）凭借诗人歌吟的技艺而成，正如工匠神赫菲斯托斯的精湛制作一般。

王承教《赫尔墨斯的摩吕与伊诺的头巾》令人意外地从《奥德赛》卷十和卷五拈出了看似毫不起眼实则大有神效的一根草、一方头巾。神使赫尔墨斯馈赠奥德修斯的摩吕草，女神伊诺赠予奥德修斯的头巾，这两个礼物都来自神，都是奥德修斯面临困难甚至死亡威胁时神对人的馈赠。论文的论证思路很有特点，王承教列举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解读方法，其一是借用植物学和药理学知识将摩吕草实证化的解析思路，其二是以哲思（柏拉图思想）将具象的摩吕草抽象为哲学智慧的寓意解经，这两种解读思路固有其理由，但其不足是背离荷马诗歌文本，难以圆融，有过度阐释之嫌。对于漫游四方的奥德修斯，摩吕草与伊诺的头巾是神明与凡人关系的最好见证，一方面解救奥德修斯脱离险境，另一方面让奥德修斯认识到凡人的限度以及神对这种脆弱的保障。对于荷马史诗以及类似神话世界的迷索斯思维而言，神话的叙述和神人的意义世界不是靠科学证明，也不是靠哲学说理，诗人编织出具体可感的事物和生动迷人的故事，以靠近世人生活本相的方式实现诗对意义的追求，对生命苦难的救赎。